

大家小品

论战

叶延滨

论战，也可以叫做争论、辩论，客气点说，也可以叫做对话、商榷。老百姓的解释最明白无误：打嘴仗。

我们这代人出生于和平年代，除了边境上有些战事，基本上还是幸运地赶上了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六十年基本无战事，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对老百姓而言，也算得上太平盛世了。虽说是太平，但也有“战事”，就是经历了大大小小的运动，见到了各种各样的论战，最典型的当然要数“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正面的当政策引导的指示都充满了火药味。比方说：“以……为武器，大打一场……的人民战争！”“拿起笔，做刀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口诛笔伐，叫某某永世不得翻身！”此类标语曾经贴满大街小巷，生活于其中的滋味，一言难尽。好在我们从这样的岁月和语境中走了出来，但“论战”或者说打嘴仗的事情却没有了结，而且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断绝。多彩的世界还在为论战加上各种注解：

论战：一种人被狗咬了，还要听狗吠的尴尬。

这种情形我们许多人经历过，被一条狗咬了，被咬的还没回过神来，咬人的狗汪汪地先叫起来。一般地讲，人都会掂量一下，狗够大够凶，赶紧走吧，别再让它咬一口；狗不算厉害，那么捡一块石头，把狗撵走。但如果咬你的不是狗，是人，是人欺负你，情况就有变化了，那欺负人的家伙会说：“我打了你了，怎么样？我要叫你爷爷的厉害，你不服？”这种人我们通常叫做流氓。但流氓一旦成了气候，就会说那一番话是“论战”，而你没回应是胆小。“论战”在流氓那里是另一个词“无理取闹”。

论战：一种先下了判决书，然后再进行的法庭辩论。

法庭审案的一般程序是原被告呈词，取证，法庭辩论，然后判决。但我们多年以来，歪门邪道的做法是，先判决再进行辩论。比方说，先说胡风

是“反革命集团”然后从上至下地大批判。先给刘少奇定下“叛徒、特务、走资派”，然后进行“大辩论、大批判”。这种论战当然是“无往而不胜”，而且一定是“辉煌胜利”。今天我们有时还会见到这种论战的影子，让我们回首“任重道远”。

论战：一种为了说服对手只为了说服选票和点击率的讲演。

现代民主的一种策略就是论战的对手只是对手不是敌人，论战不是为了说服对手，而是为了说服选票。要说能说服，有战斗力的论战选手，李敖算一个。李敖能将论战的对手击打得遍体鳞伤，但李敖再能论战也得不到多少选票，为什么？因为他的论战是将对手击败，而不是将选票招进口袋。选民觉得他得理不饶人、不厚道，没有绅士风度。所以，论战在民主体制中是一场“脱口秀”，是表演。

论战：一种为了荣誉而搬弄是非的表演。

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有什么区别，我就说，去看一场“大学生辩论赛”吧。传统教育中信仰与真理是至高无上的，无论是宗教，还是革命党，都如此。因此，那时的论战就是将头颅与鲜血与自己的言论放在在一起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楚河汉界，泾渭分明，非此即彼，不可模棱两可。现在的教育是“实用主义”的，实用主义的代表就是各种大学生辩论会，各种论战题目，均可有两种立场，选择何种立场，全凭抽签决定。无论是关于世界的气候之类大问题，还是吸烟与否个人小事，都没有固定的立场，重要的是舌战之中“表现”突出，于是大学生辩论会成了一场为了荣誉而搬弄是非的表演。这是一个信号，我们最优秀的人才不需要信仰，不需要立场，需要的是攫取荣誉的野心和手段的技能！

论战到底是什么？总会有新的解释，重要的是作为听众的我们，知道唇枪舌剑之中，真正的潜台词是什么。对不？



中岳嵩山国画

刘金茂

随笔

筷子筷子碗

沈无茶

文章名字是从一段行酒令里偷梁换柱而来，没什么深意，图个念着顺口。

碗和筷子可谓孪生兄弟，又或者是夫妻关系，碗是兄，筷子就是弟，碗是夫，筷子就是妻。它们形影不离，结伴而行，胡吃海喝，细嚼慢咽，国宴家席，都离不开碗筷的合作。在中餐里，它们简直就是秤不离砣，砣不离秤。

碗，作为人们日常饮食的器皿，它的起源已不可考。如果追溯到新石器时代，用黏土泥质烧成的陶碗，应该就是最早的模坯了。其外形与今天我们使用的饭碗类似，多为圆形，口大底小，也有碗足。后来用高岭土、长石、石英为原料烧制而成的瓷碗，即脱胎于此。

因为上阔下窄的形状，专家便推测说，古人最初对碗的使用，可能是安放在地上挖出的坑里。这当然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我不信古人会傻到趴在坑里吃饭，有时，专家就是专门骗大人的。专家喜欢领导标新，作家崇尚删繁就简，专家是领导标新二月花，作家是删繁就简三秋树，身为文人，我简单地认为，碗从一开始就捧在手上。

或者是金的名贵，或者是银的高洁，或者是玉的温润，或简约不着一字，或繁缜得尽风流，碗自始至终在漫长岁月里摩挲在人们的唇齿之间。在饭桌上，它是盛菜装汤的器皿，更是不可绕开的主角。然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碗居然在音乐史上，散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不止一回让华夏先民为之陶醉、兴奋。

话说隋朝有位叫万宝常的音乐家，有次和朋友吃饭时谈起了音乐，大家说，老兄不能光说不练哪，给我们来

一曲？大概是说得有些手痒痒了，万宝常也不推辞，回身身边又没有乐器，情急之下，用筷子敲打桌上的碗碟餐具，奏出五音俱全的曲子，和谐悦耳不亚于一支笙竹俱全的乐队，大家听了，惊喜不已。

这段选自《太平广记》的故事，结尾点出万宝常是谪于尘世的仙人，最后不知其踪。对于他的结局，浪迹江湖也好，重列仙班也罢，并不重要。关键我们知道是万宝常再次让碗乐散发出一道亮丽的光芒，悬在时间的深处。因为用碗奏乐的习俗，远在夏商时业已产生，且随之诞生出一个极有古意的名词——“击缶”。《易经》云：“不鼓缶而歌。”《诗经》说：“坎其击缶。”只是这样的记载生硬而冰冷，幸亏万宝常谱写了一段令人遐想的碗乐传奇。

用碗吃饭，让我们生生不息、绵延不已；以碗代缶，让我们笙歌嘹亮、五彩生香。下面，再谈谈击缶的筷子吧。

筷子也是国粹之一，古称箸，《说文解字》释为“饭歆也”，即帮助吃饭的工具。因为箸和住谐音，有停住的意思，江南鱼米之乡、水域辽阔，广大渔民最怕行船搁浅，忌讳停住，故此将住改称为快，讨的是“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口彩。

筷子的原料，有金、银、铜、铁、玉、木头和象牙等等。自古至今，到底以什么材料为多，录明人程良规《竹箸诗》为证：

殷勤问竹箸，甘苦尔先尝；滋味他人好，尔空来去忙。

小小筷子，堂堂餐具，兼拌、拨、挑、夹、扒等诸多功能。但比起西方的刀叉，到底有弱点，一旦对付滚圆而滑溜的食物，就彻底自暴其短处。《红楼梦》写荣国府家宴，凤姐为取悦贾母，捉弄刘姥姥，故意拣了一碗鸽子蛋放在她桌上，“刘姥姥便伸箸子要夹，哪里夹得起来，满碗里闹了一阵好的，好容易撮起一个来，才伸着脖子要吃，偏又滑下，滚在地上。”惹得众人已没心吃饭，都看着她笑。这并非刘姥姥手上工夫不济，实乃筷子先天不足，如果换成西人的叉勺之类，断然不会出现那种尴尬。所以我们古为今用的同时，还应该鼓励洋为中用啊。



山水乐居(国画)

刘艺峰

散文诗

盛夏的雪峰

宋默

通常是春回大地、冰雪消融，一到盛夏，早摸不着雪的踪影。然而，在海拔较高的祁连山上，即使是盛夏，仍有终年不化的积雪，坚定地保持着纯洁的风貌。

那年7月26日上午9时，骄阳似火。不知何故，嘉峪关推迟了我们参观的时间。为此，我们只好在嘉峪关门前等候。

盛夏里的等待使人焦躁。不知是谁，惊呼一声，发现了祁连雪峰，于是人们都跟着翘首以望。虽然看到的只是远处山峰上的一顶雪帽，但那一刻，真与望梅

止渴有异曲同工之处，使大家顿感清凉。

就这么一顶雪帽，在遥远的山头上戴着，依稀可辨。她因盛夏而奇异，因圣洁而璀璨。后来查资料得知：我们看到的是祁连山众多冰川之一的“七一”冰川，系河西走廊的固体水库之一，距嘉峪关有120公里左右。难怪我们穷其目力，才能把偌大的冰川看成一顶小雪帽了。据《肃州志》记载：“祁连山四时大雪，千年不消……凌空万仞，望之如堆琼垒玉，真佳境也。”

虽是佳境，却难以近身。因为这样的雪峰，奉献而不张扬、寂寞而不抱怨、高洁而不自负。我们若要像雪莲一样在祁连山开放，恐怕也得修炼成等同的境界。

期待欣赏《红玫瑰与白玫瑰》的演出。

一年前已经从戏剧杂志上看到了关于它的评论文章。说一面玻璃墙把舞台纵向分割成两个部分。说三个主要角色每个都有两个演员扮演。说演员在玻璃墙间穿梭，进入不同的规定情景……期待从那一刻开始。好奇、兴奋。

眼前的布景完全不同。三面墙体是半透明的，置于舞台的后半部。舞台前区，两侧各有一张办公桌，造型简单，心中顿生疑惑：为什么会不一样？演员上场了，佟振保竟然成了女的，而且是两人同饰一角。孟孟变为孟岩黎，成为“宅男”。王世红依旧是振保的同学，只不过变成了女性。佟振保爱上的王杰瑞恰好是王世红的丈夫。完全的性别互换。可以肯定，今天的演出绝不是我头脑中的“那一版”。的确如此，“那一版”是明星版，今天的“这一版”是时尚版。导演都是田沁鑫，佩服田导过人的才情，竟然在两三年里搞出如此不同的两个版本。

戏开场了。从三面墙体的门内走出形形色色的演员，拿着手机，夹着电脑，匆匆忙忙，说着“张爱玲说……”，穿梭而过。

剧情快速推进。孟岩黎与妻子佟振保遭遇情感危机。恰遇金融危机，又被中国区大区总监王杰瑞抛弃。王杰瑞疯狂爱上佟振保。王杰瑞的妻子恰好是振保的同学王世红。成为“宅男”的孟岩黎与90后网友“小裁缝”见面，情欲致命的病毒一样在每个人的心中弥漫开来……

与明星版相比，时尚版加入了现代生活的诸多元素，比如：网恋、小三

观剧日记

《红玫瑰与白玫瑰》

张映妹

等等，呈现出更为多样的爱情立场。即便脱离张爱玲小说的名头，这仍然是一个很有故事性的戏剧。

除去故事性，时尚版将现代元素引入舞台美术设计。舞台呈现好看、出新、华丽，有视觉盛宴的效果。舞台正中央的白色门，打开是飞机的商务舱，关上可以作为屏幕，多媒体灯光打在上面形成一束玫瑰花，朵朵渐次绽放，绚丽夺目。多媒体运用之精致与出彩，让人刮目相看。三面墙体上的门，不仅是演员上下场的出口，打开后，又形成了表演区。多个公司员工被裁员以及“小裁缝”与孟岩黎网聊的情节，就是在其中进行的。创作人员还巧妙运用灯光，投影于半透明的墙体，产生出类似皮影的灯影效果，传神地表达了情欲的宣泄。

对于时尚版的“角色性别转换”，想了又想，觉得除了好玩，似乎没有别的必要。两人共同演绎一个角色，延续了明星版的思路，试图将佟振保面临种种环境时心理的挣扎纷争，完整地、明了地展现出来。遗憾的是，两位演员并没有将挣扎状态表演到位，大致在于，一是由于剧情的快节奏推进没有提供充分的时间，二是演员本身表演能力的欠缺火候，三是性格不够鲜明，对比不够强烈。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演员，应该都算不上主角，而是王世红和小裁缝。

北京人艺的一位名演员曾经这样说过。

整个戏的节奏，以中间穿插的说唱部分为节点。上半部分节奏紧凑，甚至嫌快。动作快，语速快。下半场快，快得让观众喘气，快得让观众没工夫回神。倒也印证了现代生活的快节奏以及生活现实对人的压力。下半部分节奏趋于平缓，情感纠结中的人们需要冷静，开始思考，做出抉择。关于爱，张爱玲已经说得够多、够透彻、够经典。所以，众人纷纷登台，穿梭而过，每人一句，张爱玲说……

就此结束。

走出剧场，方知今晚是时尚版的第一百零一场演出。

行驶在长安街上。“即使受了那么多苦，我们还是要选择爱！”张爱玲1944年说过的话在我们耳边回响。

新书架

《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

马英

幸福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也只有你自己才能评价你目前到底有多幸福。

《去最幸福的四国找幸福》这本书可以让你活得更好！丹·比特纳——这位知名作家和探险家为了研究世界上最幸福的人群，跋山涉水，足迹遍布全球，最后终于发现了一些简单的可以让我们开启真正幸福

之的秘密。

这趟幸福之旅，是一次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更是一场对心灵的洗礼。

丹·比特纳和他的团队采访了丹麦、新加坡、墨西哥和美国的圣路易斯、奥比斯波这四个被评为世界上最幸福地区的数百名各界人士——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秘密，能让所有人都拥有持久的幸福感？

跟随着丹去走走，你将发现无论自己行走于何处，收入多少，都不重要，因为幸福从未远离你。

巴拉克知道，他震惊了所有人——对于这一点，他所指责的那些分裂国家的“学术权威”们会夸大其词地表达地很清楚。一夜之间，奥巴马轰动性的施政演讲，把他从一个相对“模糊”的立法委员变成了一颗光芒四射的政治巨星。

如今，当巴拉克回到伊利诺伊州继续自己的参议员竞选时，他的人气飙升，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的追捧。无疑地，妇女们仍然是他最热情的粉丝。她们用力挤到他的身边，把电话号码偷偷塞到他的口袋里，甚至有个别人还凑到他耳边暗示些令人难堪的事情，仿佛周围拥挤的人群都听不到的似的。

在竞选巡回中，巴拉克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了个受害者：那些热心大胆的崇拜者对他动手动脚。不止一次，巴拉克不得不试图在放肆的妇女们偷偷捏他的臀部时保持镇定——有时她们甚至试图一直牢牢抓住不放。

“老天啊，”在皮奥里安亮相后，他钻回SUV的后座感慨道：“我希望她们别再抓住我的屁股！”

在伊利诺伊州牙科协会的晚宴上，一位漂亮的女客人曾悄悄走到参议员巴拉克身边。“如果你是丈夫，”她低声说，“我不会让你独自出来的。”

米歇尔并不开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她丈夫的职业生涯已经驶上了快车道，他那些潜在的追星族就无可避免地变得更加狂热——对于这个事实，无论是她的朋友还是新闻媒体都没有忽略。政治漫画开始打趣巴拉克明显的性感吸引力，描绘了那些充满幻想的女性代表，在大会上为他心醉神迷的样子。对于那些坚持要与丈夫进行肢体接触的妇女，米歇尔实在没有心情去仁慈一点，为这些女人说：“靠近点，让我正正经经做事吧！”米歇尔承认，“这真是令人尴尬，仅此而已。”

此外，米歇尔深知公众这一切不得体的吹捧行为，滋养了巴拉克的自我膨胀。“他喜欢这样，她有次低语道，‘他是个男人，不是吗？’这一次，她依旧选择用沉默来应对。但他却反过来抱怨说她这样“不公平”，她并没有对他所面对的“难以置信的压力”表示出丝毫的理解与同情。《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说：米歇尔和她的丈夫之间的紧张空气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各种传言正风声四起。米歇尔所听到的，远不止这些偶尔与

陌生人的调情。据报道，她的丈夫与一个年轻漂亮的非裔竞选团成员走得最近，她的名字叫维拉·贝克尔。

贝克尔出生并成长于旧金山，后来就读于托尼米尔斯女子大学，在那里，她获得了政治、法律与经济分析和美国黑人研究的双学士学位。她之后又获得了霍华德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美国黑人研究的硕士学位。

在2000年，贝克尔与另一位霍华德大学的校友穆斯奥尼·万布联手，创建了贝克尔和万布联合事务所，这家事务所筹集了300万美元以上的巨款，用于支持非裔候选人参与国会议员竞选。万布后来成为特拉华州参议员乔·拜登的顾问，而贝克尔则加盟了巴拉克的参议员竞选团队。

据联邦选举委员会的记录，贝克尔作为奥巴马竞选参议员时的财务总监时她甚至试图一直牢牢抓住不放。

上，在整个竞选过程中，奥巴马团队官方的财务总监一直是克莱尔·谢尔久克。

当贝克尔突然毫无理由地从竞选圈中消失，又在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岛重新露面时，人们开始议论纷纷。据说嫉妒的米歇尔导演了贝克尔的离开。

“不是那么回事，”贝克尔后来坚持说，“什么都没有发解的。我只是自己离开的……在这次竞选活动结束后。”贝克尔确实没有说过，是米歇尔控诉她和巴拉克太过亲近了。“我对任何事都没有任何意见，”她告诉作家雪伦·丘彻，“我只是换了工作，仅此而已。我是一个民主党人，我支持参议员奥巴马。我没一点不可说的。”不过，贝克尔确实补充了一点，一开始，正是爱的力量把她带到了加勒比海——她说，搬到那里，是为了与她所爱的人生活在一起。事情后来发生了诡异的转折：贝克尔去了阿尔塔资本集团工作，那是一家市政债券经纪公司，创始人是米歇尔的老朋友阿德拉·雷佩达。

除了谣言之外，巴拉克和米歇尔之间的“紧张局势”真正达到高潮，是在民主党全国大会后立刻开始的竞选巡回宣传中。这次为期5天、横跨1600英里和33个郡县的旋风式宣传活动最初是被设计成一个与家人一起的“SUV（休闲越野车）之旅”，还要在南部州县的社区做短暂停留，这样的选将有机会近距离与巴拉克、米歇尔、玛丽亚和萨莎接触。



奥巴马和米歇尔

米歇尔并不开心。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既然她丈夫的职业生涯已经驶上了快车道，他那些潜在的追星族就无可避免地变得更加狂热——对于这个事实，无论是她的朋友还是新闻媒体都没有忽略。政治漫画开始打趣巴拉克明显的性感吸引力，描绘了那些充满幻想的女性代表，在大会上为他心醉神迷的样子。对于那些坚持要与丈夫进行肢体接触的妇女，米歇尔实在没有心情去仁慈一点，为这些女人说：“靠近点，让我正正经经做事吧！”米歇尔承认，“这真是令人尴尬，仅此而已。”

此外，米歇尔深知公众这一切不得体的吹捧行为，滋养了巴拉克的自我膨胀。“他喜欢这样，她有次低语道，‘他是个男人，不是吗？’这一次，她依旧选择用沉默来应对。但他却反过来抱怨说她这样“不公平”，她并没有对他所面对的“难以置信的压力”表示出丝毫的理解与同情。《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说：米歇尔和她的丈夫之间的紧张空气是“显而易见的”。

事实上，各种传言正风声四起。米歇尔所听到的，远不止这些偶尔与

连载

“晚餐”的报告底稿已在燕子脑子里。当然仍有不尽完美之处。那就是五家BVI公司真正的股东难以验证。但“晚餐”仅仅是个尽职调查项目，经费区区三万美金，查到现在的深度就基本达标了。

燕子一鼓作气，提笔写备忘录。所谓备忘录，是对项目进度和调查结果的简单总结。

备忘录并不复杂，晚上9点搞定。备忘录发往Steve的邮箱，燕子顿觉轻松不少。一抬眼，Tina正提着书包站在眼前：“燕姐姐，晚上肯赏脸了吧？”

“早上到底是怎么回事？”

燕子和Tina坐在国贸楼下的小饭馆里。

“哎！我慢慢说给你听。我和Steve跟着他们公司的老总和几个领导一起坐电梯到了七层财务科。当时那财务处长正巧在外间，他们老总就关了门，跟那男的说：‘小徐，这位是GRE的周先生，GRE是全球知名的调查公司。他们在协助我们做一项秘密调查，有关前几个项目，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能配合。’

那男的脸色一下子就白了，可还是硬撑着说：‘问我什么？我只管财务，又没直接参与过项目。’这时Steve把公文包打开，从里面拿出电脑硬盘来，说：‘徐先生，这是从您的手提电脑里拆出来的，我们从里面找到几封邮件，是百慕大的一家公司注册机构发来的。’

那男的瞪着眼睛嚷嚷说电脑从来没离开过他，别人不可能拿到他的硬盘。看他那架势，就像要跟谁拼命似的，我大气儿都不敢出。

然后他们老总说：‘我们要是没有证据，是不会直接来找你的。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那男的一屁股坐进椅子上，脸白得跟纸似的。过了一会又站起来说：‘让我想一想’，说完就走进里屋去。Steve要跟进去，被他们老总拦住了。可那男的刚进去，屋里就稀里哗啦一阵响，Steve赶快冲进去，我们也都赶紧跟着跑进去，可还是太晚了，里屋窗户大开着，桌子上的东西掉了一地，人已跳楼下去了。所有人都惊呆了，Steve倒是特冷静，把他们老总拉到一边小声说了几句，就带我下楼了。”

之后的事情，燕子就知道了。

“为什么要自杀呢？”

“谁知道！想不开吧。先上楼那会儿，在电梯里有个领导还问Steve，说‘小徐怎么可能贪污呢？您没搞错吧？’然后旁边儿就有人搭腔说是啊，

小徐又老实又能干，平时从来不讲吃穿什么的，实在是难以置信了。有人就在旁边问，这得判几年啊，女儿还那么小。那老总咳嗽了一声，大伙儿才不说话了……”

燕子和Tina两人在国贸楼下分手。燕子独自走向国贸的地下停车场。

深夜的国贸大厦，稀稀落落的几个人影。燕子走进电梯，随手取出手机。手机上有几个未读短信，来自133035×××33。

“太晚了不安全，快回家吧。”

电梯门正徐徐打开。燕子抬头环顾四周，停车场里零零散散地停着几辆车，一个人影都没有。难道是高潮？为何要躲在暗处？要不是高潮呢？

停车场突然阴森起来。燕子快步走向小白马。

匿名电话

Steve对燕子的备忘录显然是不满意的。他问了燕子三个问题：“大同永鑫的厂房和设备是哪来的？”“有什么证明叶永福是大同永鑫的实际调查公司。他们在协助我们做一项秘密调查，有关前几个项目，问你几个问题，希望你能配合。”

燕子无言以对。Steve最后说了一句：“你的团队都有谁？你跟他们讨论过这个项目了吗？”说罢就让燕子走出办公室去了。

燕子把Tina和老方叫到会议室里。

“还能查什么啊？数据库都查遍了！”Tina使劲儿皱眉，好像要把眉毛拧出水来。

老方在旁边捧着大茶杯。讨论进行了二十分钟，杯子里的茶水几乎见底了。

“这车那车的有什么用，还是实地调查最有用！你让老方去山西看一看，什么都清楚了。”

老方赶忙点头。

燕子不置可否。实地调查成本昂贵。Steve还没发话，她可不敢自作主张。她认认真真的看着老方：“还有别的可做的么？大同永鑫？我们叫了公司档案，也搜索了媒体，除此之外，还能查些什么？”

“除了公司名字，就没搜搜别的？比如地址和电话号码什么的？”

燕子直奔中一码，飞身跳下桌子，双手直奔电脑键盘：“老方，谢啦！”

燕子在百度里敲入“万沅、梨山、解放路”。搜索结果的第五条：大同万沅机械厂，大同市万沅县梨山镇解放路。大同万沅机械厂居然和大同永鑫在同一条街上——两家机械厂在同一条街上？还是本来就是同一家？